



# 相信因果业力

宗萨钦哲仁波切

时间：2014年3月28日

地点：新加坡国立大学

翻译：西游译文

如果直奔主题，我们好像应该谈论“业”，因为讲座的题目是《相信因果业力》。这有点讽刺，因为业大概是最难以让人信赖的事情了。然而，我们也必须学会信任这种不可信之事。

各位一定听过这个谜题：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这个谜题大概是，对于“业”最生动的描绘。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主题。在我对佛教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数年研习中，我必须说，“业”这个课题是最困难的。而它之所以困难，有其理由。因为可以说，人类的方法或工具用不了多久就会黔驴技穷——我们生活在某个特定范畴内，说着某种特定语言，使用的是一种非常局限的特定逻辑和测量工具，而这完全不足以估量超乎我们概念意想范畴的事物。

在此也一样，只要我们一谈到“超乎概念意想”，我们所谓客观的心，马上就会得出一个结论，认为我们在谈某种神秘、带有神话色彩的事物，或者是某种非常超自然的事物。但其实“业”毫不神秘，而且是明摆着非常简单的。

今晚的讲座，我想要以讨论和分析的方式来进行探讨。各位如果愿意，也可以提问或进行辩论。因为唯有通过这样的方式，唯有通过这些工具，我们才可能对“业”获得些许认知。

很不幸地，人们已经过于滥用“业”这个词；现在“业”是一个被严重染污的词语。身为佛教徒，每当人们谈论因果，每当人们使用“业”这个字的时候，我就感到浑身不自在。

“业”还有着因为不同哲学体系而带来的复杂性——有着那教、印度教，当然还有佛教；然后似乎还有对“业”的现代式解读，就是一种大杂烩型的解读。



尽管如此，现在“业”已进入英语词典，在某些地区甚至已经俨然成为一个英文用语。

总之，身为佛教徒，今晚我将试图解释佛教对“业”的看法，尤其是从大乘佛教的观点来讲解“业”。我只能尽力而为。

当我们谈“业”的时候，乍看之下，我们在谈“因”，我们在谈“果”，但我们也在谈论一个行为。因为一谈到因、果的时候，自然就有一个行为，有着一个动作，所以我们也谈论动作。当我们谈动作的时候，就必须谈论时间。而谈论时间的时候，就必须谈论空间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因果并非：“作恶即下地狱，行善便上天堂。”如果真正想要更加深入探讨业的哲理，就不像刚才那个说法那么简单。

而因、果、行为、动作、时间、空间等一切，全都是含糊不明确的！科学家可以永无止尽地讨论时空，但他们永远是在谈论某种含糊不清的事物。其实很多佛教学者会说，我们所说的一切、所有的言语，都是含糊不清的。我们说：“你看起来很美。”但这是非常含糊的话，这话意义不大。我们使用的每个词语，都很含糊暧昧，完全不具精确性。“这是蓝色，这是白色。”听起来精确，但我们说的蓝色究竟是指什么？什么才是真正、究竟的蓝色？

言语只能含糊地概述事物，而我们这样就满足了。正如伟大的藏族学者根敦群培所说，我们有四、五个元音，而猫可能只有一两个元音，但单凭这两个有限的元音，它们就能凑合着过日子，它们能有完整的对话。猫能这么做，实在很不可思议。我们有四个，或许五个元音，却仍然无法描述某些我们想要描述的事物。歌手、情侣、哲学家都尝试过。尤其越深层次、越是内在的东西，就越是复杂，越是难以描述。

总之，大家必须帮助我不跑题。大家知道我经常东扯西谈的，所以如果讲座变得有点令人困惑，请各位务必告诉我要回到正题。

我们刚才在讲时间。我们说的时间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是时间？



我确定在座许多对佛教略有研习的人，会知道时间是相对真理（世俗谛）。我总是有点自豪地说，太不公平了，西方世界竟然将时间是相对真理的这个发现，归功于爱因斯坦。比爱因斯坦早 2500 年前，佛就已经发现时间是相对真理了，所以这功劳应该是佛陀的。

所以，如果时间是相对的，“相对”是什么？这是你们必须思考的。“相对”意味着不是绝对，是可变的，是权宜的，是主观的。

但不管怎样，我们谈论“业”的时候，就是在谈因，就是在谈果，就是在谈行为。而谈到那些的时候，就必须谈论时间——我之所以略微强调时间，是因为这是佛教较为独有的观点。

当我们谈到“业”的时候，就会谈到转世。而我知道，转世这个主题，是很多人不想要去谈的。应该说，甚至在佛教徒当中，都有很多的佛教学者，甚至修行人，他们宁愿避而不谈转世。

我能理解，因为藏族认证转世这件事有点帮了倒忙，因为有那些貌似暗藏猫腻的事情，还有双重转世、三重转世等等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腐败。

但转世是必要的。谈到“业”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谈转世。而那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。

当我们谈论业，我们谈论因果的时候，无法忽视的一大内容就是：我们必须谈论主体——即感知者、认知这些人、能知者、受用者、产生作用者；可以说，就是经历这些，积聚这些因和经验果的某个人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谈的是一种认知。若无认知或能知者，就没有业。于是，我们自然会谈到心。所以当我们谈到业的时候，就谈到了心。而当我们谈到心、因、果之时，不可避免地，就必须谈论善恶，这就更复杂了。

善与恶——这要如何衡量？你怎么知道某件事是恶？你怎么知道某件事是善？当然，一般我们会说杀人是恶业，给很需要茶的人一杯茶是善业，诸如此类的，但那不过是简单的一概而论。追根究底地探讨何为善恶，如何定义什么是善、什么是恶，那也是研究“业”的一部分。



所以，如果我们谈论心、因、果、善恶，那么自然地，身为人类，我们便是在谈论善缘和恶缘，或乐境和苦境。这对佛教徒而言相当重要，因为佛教徒，尤其在大乘佛教中，我们不谈论一个外在的、本具的地狱道和天堂。我们不相信有地狱，也不相信有天堂，但我们相信有极乐的体验，我们也相信有痛苦的体验——当然这是在相对层面而言，这些可被假名安立为天道的体验、地狱的体验。

但在开始讲述这些之前，我想先指出这一点：如果你问“佛教徒应该做些什么？佛教徒的职责是什么？佛教徒的职责是避免恶业、施行善业吗？那是佛教追随者的职责吗？”绝对不是！

你必须把这点写下来：绝对不是如此。身为佛教徒，当然你不应该做坏事，但是避恶行善并非你的究竟目标或究竟修行。

那么目标应该是什么呢？身为佛教徒，你的目标是善业与恶业都要超越。这是印度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，月称大师所说的话：“愚者作恶下地狱，愚者行善上天堂；唯有智者超越善恶而获得解脱。”我想要先告诉各位这些。

我们谈到因、果、行为、能知者之后，接着我们谈到善与恶，谈到苦与乐的体验，于是不可避免地，我们就必须谈论伦理道德。这就是为何我们经常在日常对话中听到：“身为佛教徒，你不应这么做，这是恶业。”“你不该油煎某人的腿，那是恶业！”诸如此类的话。所以，存在着某种道德观——你不该这么做、你应该那么做；你应该只吃草叶，因为那不会伤害众生。于是我们会谈到道德。不过在座有些人可能已经猜到：在佛教中，道德是次要的，智慧才是首要的。道德是方法，而智慧才是目的。

大家知道，身为人类，我们畏惧死亡，通常是如此。但身为佛教徒，我们还应该害怕出生。死亡和出生，同样都会带来麻烦，都是同等的负担！

以上只是非常简短的概述。任何时候各位想提问，请尽管举手，我会尽力回答。不过，先让我给各位举个例子，例如打扑克牌。



我们已经谈到了宿命论，亦即命中注定论，就是相信事情是预先决定好的。对此，一个人能提的问题有很多，像是“自由意志”之类的问题。假设有一名强奸犯强奸了某人，那么问题是：该强奸犯有自由意志吗？还是你们佛教徒会说，是因为他过去的业行和业果，所以他“必须”强奸？就像 11 点之后，无论如何，就必定是 12 点了。所以我们谈论业，我们谈论因、缘、果，那么强奸犯呢？他有自由意志吗？抑或他是受到自己的业力所迫？此外，受害者是否应该努力寻求正义，尝试纠正问题？还是受害者只应将此归咎于自己，认为说：“我现在会被强奸，这是我的宿业使然，仅此而已。”所以一个人可以问这类的问题。

还有许多其他问题，譬如，“什么是可转让的业？”像是，“请祝我好运，你能为我祈祷吗？”“你能否在新加坡的那一边放生一些鱼，以便这边的新加坡人获得加持？”这种可转让的业果又是什么？会有这类的问题。

而且，“业”让人觉得非常难以理解的另一个原因在于，业报往往不一定会马上现前。佛陀自己曾说，如同小鸟一般——鸟儿飞入天空深处之时，便无影无踪，但鸟儿迟早得下来，因为鸟儿不可能一直飞翔，必须有飞下来的时候，而当鸟飞下来时，就会有影子。所以会有那种“隐性的业”——我并不想使用这个词，因为这些词汇都被滥用了。但无论如何，会有那样的事情。而那又进而引发了许多疑问。因为会有那些做尽各种坏事的坏蛋，他们却活得最久，似乎没太多健康问题，无论去哪都很成功，那又是怎么回事？而那些做好事的善心人士们，却总是碰到各种问题——他们抑郁，他们生病，他们不成功，他们默默无闻，被所有人厌烦，诸如此类的。这是值得思考的事情。

总之，我想在西方，“业”是相当新的概念。这个概念现在已经传到西方，而且如我先前所说，正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，但却是以非常奇怪的形式受到西方文化纳入。身为佛教徒，有时我会谨慎待之。

西方人，尤其是西方学者们，他们热爱佛教的概念；例如空性等观念，非常受到他们的喜爱和推崇。如今在西方，尤其在科学界，佛教哲学是最受研究、检视，最被欣赏的领域之一。



按照他们自己的论据，现在西方人，尤其是科学界，应该会欣赏这因果的游戏，不是吗？因为身为科学家，你不相信会无端端地冒出一个全能的造物主，宛如有某个真实存在的赞助者会降临并赞助一切——科学家不相信，佛教徒也不相信。所以从许多方面来说，科学家确实欣赏因果缘果的理论。

所以空性是广受西方人的赏识；而在一定程度上，他们也接受佛教教导的因、缘、果这个观念。然而，更加深入审视的时候，我不确定西方对于最深层次的业会抱持多大的欣赏。这有点滑稽，因为其实业与空性是不分离的。由于缺乏更好的例子，只能说，业与空性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。这实在是个很糟的例子，实际上它们是一体的。

正因如此，如同我在一开始就说的，业是最难教导或学习的内容，极其困难。原因在于，它承诺了某种工具，它具有某种定律，它有特定的游戏规则，但过没多久，这游戏规则便无法将游戏玩完，因为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：第一个因是什么？第一个因是谁？佛教徒相信有第一因的存在吗？不相信。佛教徒没有创世纪（起源）的概念。

我给大家举玩牌作为例子。我不太擅长玩牌，所以不知道这个例子举得对不对。当你玩牌的时候，你会发牌，对吧？你发牌给不同的玩家。在一定程度上，你可以掌控怎么处理自己手中的牌。除此之外，别的都不是你能控制的。那么佛教徒在这里试图做些什么呢？佛教徒试图尽量不发牌；如果有人要发牌给你，则学会拒绝。这样你甚至不必玩这个游戏。那样的控制，据信是我们应该拥有的。但我们的现况是，手里已有上千张牌了，所以并不那么容易。

这里也一样，我必须做更仔细地说明。如果有人发牌，你还是可以接受那张牌，不过要带着觉知和悲心去拿牌。这么一来，你就不会受缚于这场游戏。若不受缚于游戏，你便安然无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业就毫无力量。

但对我们来说，在玩游戏的时候，开始可能是个游戏，然而你会逐渐陷入其中，永无止尽，没完没了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。而这会发展成习气，基本上就是上瘾了。



业非常令人上瘾，非常令人沉迷其中。我说的是各式各样、无限数量的瘾，而不是烟瘾、酒瘾之类幼儿园级别的瘾。有极为众多不可思议的瘾。其中一些瘾可能看似无辜，例如对日本文具的瘾，但可能正是这个貌似无辜的瘾，引你陷入真正的、更严峻的问题——我们永远不得而知。因为因、缘、果的作用，记得吗？

这个课题非常庞大，所以请提一些问题，这样我才知道我们是否有在交流。

*问：仁波切，您谈到转世。我对您未来的转世很好奇，您能多说一些吗？*

仁波切：关于这一点，我会讲一下。我想我必须做些辩解。让我从非常简单的事情讲起，但这也可能有点像谜题一般。你相信时间吗？像是如果我说：“我们待会儿见。”你会说“好”还是“不，我很忙”？你会做出其中一种回答吗？

*学生：和您见面，我随时都愿意。相对上和究竟上都是如此。*

仁波切：好，所以这代表，其实你相信有某种你能够安排行程的时间，所以你是相信时间的。因此我试图做的回答是：如果你相信时间，那么你就没有理由不能安立有转世的这个逻辑。就这么简单。

让我对此稍作解释。没有任何佛教经典说过，在究竟层面上有转世存在。如果你读《心经》——那是大乘佛教最重要的诵文之一，是最重要的文献之一。别提转世了，《心经》中宣说，就连证悟这个概念也只是个幻相。所以转世当然是最为粗重的幻相。

但我们谈的是相对层面。而在相对层面上，转世是存在的，就如同有个头存在你脖子上一般。就是这么简单。

不过也许这里有着翻译上的问题；英文的 *reincarnation*（转世）一词可能并不到位。藏语里，这个词是“扬希”。“扬”意指“再次”；“希”指的可以是“可能”、“存有”，或是有点类似“活着”的意思。“希”字的意义庞大，但让我们暂且说是“存有”。所以，“扬希”意指“持续的存有”。



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含义来解释转世，那么可以说：昨天的你和今天的你，是既非相同，亦非相异。不可能相同——因为如果你说它们是两个独立的存在，那么你昨天所做的一切就不会对今天产生任何影响了，不是吗？而如果你说它们完全相同，那你就永远不可能进步，而且一切都不会改变，你不会变老。所以是既非相同，亦非相异。

那么到底是什么？是一种延续。所以我们在谈相对的时间。以这种方式，你从昨天转世到了今天，从前一刻到了这一刻，从这一刻到下一刻。

关于下一世的概念，在下面这种时候会变得非常复杂。我们说：“现在我们身为人类，都是这样走路。”而当佛教徒说：“不过要知道，你可能会转生为蝴蝶，飞到这面墙上，向下俯瞰。”这时事情就变复杂了，对吧？于是我们会想：“这怎么可能？”

所以你提这个问题其实很好，因为我原本就打算谈这个。

好，回到业。当我们谈业的时候，总是会谈及心；要谈论业，就不能不谈心。事实上，若是不谈论心，就无法谈论佛教的任何东西。心是根本。所以在谈业的时候，我们也在谈心，我们也谈论善恶，谈论后果。当我们谈论心，以及因、果、动作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谈到习气，亦即串习。当我们谈论串习的时候，就会谈到性格、特性。同样地，当我们谈论因、果、动作等等的时候，我们也在谈感知或看法。

这里，说到感知的时候，我们佛教徒相信有数百万种不同的感知。这是可以实际明显体验到的。例如，你我对这朵花的感知，截然不同。可能你不喜欢这种颜色；可能在座有些人看着这朵花会觉得非常浪漫；可能在座有些人会感到厌恶，因为 20 年前看到类似东西时，正有着奇怪的经历。诸如此类的，取决于不同的因缘，于是这朵花能引生不同的感知，因此存在着数百万种的不同感知。

当我们谈论这些感知时，为了方便沟通，于是我们会谈六大类的不同感知。这些感知被分类为：地狱感知，饿鬼感知，畜生感知，阿修罗感知，天道的感知，以及人类的感知。这是非常粗略的概括而言。





所以，取决于因、缘，而有不同的感知。正如我谈论的那朵花，可能就在十天前你失恋了，因为你的恋人过去常常给你这种花，所以甚至看到这朵花都会令你感到极度空虚、生活毫无意义；而对于非常死忠的佛教徒来说，他们非常热爱供佛，于是对他们来说，这朵花是一个供品。所以，由不同的因缘，会造成不同的感知。

你可能积聚了某些因缘——我们在谈的是巨大的因缘——于是让你长出小小的翅膀，成了蝴蝶，然后你会开始有蝴蝶般的行为，像蝴蝶一样思考。那时对你来说，这甚至不是朵花，这会变成别的东西。

感知的世界就是如此。现在，把这和我们的讲题《相信因果业力》结合起来，可以说：如果因缘具足，并且如果没有障碍，如果你在花园某处播下这朵兰花的种子，加上各种外缘具足，像是气候合适，有肥料、篱笆，当然还有你在那里——你本人就是个重大的因——并且没有诸如山羊踩踏或来一场大雹暴之类的障碍，那么即使你希望不要有兰花，你的愿望也绝对不会实现。不幸地，花会成长，与你的愿望背道而驰地迅速成长。在你实在不想要兰花的那一天，它就会开花。所以，这就是为何我们不得不“相信因果业力”！

*问：仁波切，我实在非常喜欢您那个玩牌的譬喻，我想请您做些说明。您说我们发牌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，我们能掌控手中的牌。那是唯一我们能掌控的，因为我们不知牌里有什么。然后您说“佛教徒努力不发牌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*

仁波切：首先，非常简单地讲，就是完全不去玩这个游戏。你玩这个游戏的唯一原因，是出于悲心和正知。就有点像是身为母亲，你会积极地和孩子一起建沙堡，同时你又完全知道，这沙堡不是真的，然后到了晚上，你便说：“我们回家吧。”无论这个沙堡有多美，你都能够对这个巨大的沙堡不执着。但白天你会玩这游戏，因为你需要娱乐，需要吸引这孩子、教育这孩子，因为各种其他原因的缘故。而悲心和正知是让你去玩这个游戏的唯一理由；除此之外，你发愿并且努力，让自己永远都不玩这个游戏。那就是我的意思。我引用了月称大师的话，记得吗？“愚者作恶就会下地狱”等等。



问：刚才您谈到转世，并且提到了创世纪。我只是好奇，因为根据《僧伽陀经》，数劫之后，各个刹土会得到净化，然后会有新的刹土开始住世，这循环一直持续着。那么，第一个刹土是如何开始的？或者到底有没有一个开始可言？因为，至少我们和那些信仰基督教或神创论的人交谈时，他们会说：“神说要有光，然后这世界就产生了。”而他们会质问我们：“你们的世界从哪开始？总得从某处开始啊！”

仁波切：对佛教徒而言，“开始”一词是非常随意虚设的，只不过是为了方便交谈，其实佛教徒并不相信有个开始。只是为了方便而已，几乎像是 7-11 便利商店一样。为了方便，于是佛教徒相信有当下这一刻。不管你去哪个内观课程或禅修中心，他们总是说：“要活在当下！”“要安住于此时此刻。”“喝你的咖啡，就只是享受它。”诸如此类的。但这仅是为了方便交流，他们并不相信那些。

因为一旦你真的对“开始”小题大做，基本上你就是在说，时间不是相对的，你就是开始相信有究竟的时间、有最初的某某事物，这时你的时间就不相对了。但时间是相对的。记得吗？时间是相对的。

好，为了方便，所以我会回答你。

你的问题是：这些佛土都会显现，而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？正是此时此刻发生的。我们一边讲话，它就一边在建造——正在粉刷、装潢，正在打理花园，正在浇水，植物在生长，天鹅在游泳，菩萨们跑上跑下的……现在我们说话的时候，这一切正在发生。

问：您好，仁波切。我想进一步了解您先前说的内容。您说，有时也可以这样讨论因果：我们是否有自由意志来决定因？还有我们自身就是外缘中的其中一个因。那么我们到底是否有自由意志？如您之前提到播下花种的例子，我们是否具有自由意志能在一开始时就决定自己要播种？还是说，努力获得自由意志就是佛教徒的究竟目标？



仁波切：这是个非常大的议题，因为现在我们谈到了一个所谓“我”的概念。我们必须另外找出像这样的两三个小时，才能好好讨论。但让我这么告诉你，首先我会说，在某种程度上，自由意志以及宿命论，这两者都是被接受的。如同玩牌，记得吗？早先你有不玩牌的选择，但你没做那个选择，你选择要玩牌，因此现在有人发牌给你，你就和手中的三张牌困在一起，于是你必须就此放手一搏。你有自由意志，可以任意处理自己拿到的牌，你能随心所欲地打自己手中的牌；但是除此之外，你没有自由意志可言。所以自由意志与宿命论，两者皆正确。那是我首先要告诉你的。

但就究竟层面而言，这里就是应该介绍佛教的无我观念之处。因为谈自由意志或宿命论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会谈到“我”——意志的拥有者。那又是谁呢？就是在这里，佛教徒会解构有关“我”的整个观念或想法。所以你不但没有“自由”，也没有“意志”。当你既没有“自由”也没有“意志”的时候，你就终于解脱了。

不过这只是对此问题非常大致个回答。

*问：晚上好，仁波切。我很喜欢您关于玩牌和发牌、不发牌的譬喻。您还说，身为孩子的时候，沙堡非常重要；身为母亲时，则会明白它只是个暂时的消遣，所以会对实际情况具有悲心和正知；而通过获得那悲心和正知，一个人就可以从痛苦中解脱。那苦是来自于对沙堡结局是否成功的执着。但在那过程中，当你是孩子的时候，你不具有那种正知与悲心，那么要如何退出或脱离这个状况并获得更多的觉知呢？因为似乎只有当过孩子之后，才会获得经验而成为父母。所以您有什么建议，让我们得以从中脱离？*

仁波切：这也是个非常好的问题。我们应该从这两个问题开始讲起的。

因为我们现在谈到了佛教徒说的“福德”——这又是一个被滥用的词汇；我不想使用，但我们别无选择。

佛教徒会谈论“福德”。所以，在一些佛教国家，你可能会看到佛的图像，或你可能看到象征佛的标志，或是象征悲心、慈心、明觉的图标。这些描绘或雕刻是为了“播种”——这是佛教徒的用语——播下那觉心的种子。



像是我有一位老师经常这么做：每当有牛走过的时候，他总会非常大声地念诵“顶礼宝髻如来！”这是佛的名号。宝髻如来是非常重要的佛。这尊佛的主要心愿就是当祂还是菩萨的时候，发愿说：甚至只是听闻其名号，一切众生，尤其是畜生道的旁生，都将与他结缘。所以修行者和其追随者会经常这么对动物念诵。很多时候，不只是牛，甚至对人类，他们也会念诵。

有一次我问这位上师：“为何对人类也念诵？我以为这菩萨只度畜生的。”他回答说：“当然菩萨不是只帮助畜生的。不过，很多人类基本上是畜生，在这个时代，尤其如此。”

我要说的是，尽管这听起来很有宗教意味，但实际上如果你更深入地研究佛学，就会明白：为了唤起那样的福德，就必须具有佛的悲心。

以上是非常笼统的回答。但有个东西非常重要，是你应该听闻的，称作“如来藏”。在佛教，尤其在大乘佛教中，相信每一位众生都具有获得那种明觉的潜能。那是你已经拥有的，你需要做的就只是发掘它。所以真正的福德，可以说是本俱的。

*问：关于您说的“活在当下”这个观念，我是个在家居士，会花很多时间担忧明天，甚至担忧十年、二十年以后的事情。所以这个活在当下的观念，是为了让自己知足的一种方便吗？还是说，活在当下是以一种拒绝思考未来的鸵鸟心态在生活？*

仁波切：这实在取决于你的目标，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。你如何定义满足、成功和目标，极大程度上是视这些而定。因为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在华尔街或乌节路之类的地方获得成功，那么我可以告诉你，安住当下是最浪费时间、最无用的事。

当然，现在度假村都在教人禅修，但那些禅修只是度假村式的禅修，基本上是为了让人在星期一起来临时更有活力，他们才能一如既往地穷凶恶极，甚至对自己和他人更加凶狠和具破坏性。

但如果你的目标有别于此，那就不同了。这真的取决于你的目标为何。不过，这是很有价值的问题。



很多非常有野心的父母都会试图保护自己的孩子，不让孩子去各种寺庙或禅修中心，他们对这个安住当下会非常担忧，觉得“实在是浪费时间，什么也不做！”确实如此，真的是什么也不做，连卡路里都没有燃烧，就只是坐着。

*问：您说佛教徒一出生的时候，就已经在玩牌……*

仁波切：佛教徒？不只佛教徒，所有人都是如此。

*问：那么您真的相信，有所谓的净除宿业吗？如果您相信，那我们该如何去做？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么多过去世了。*

仁波切：这很简单。如果你相信死亡，那你就必须相信游戏的结束。其实，我们之所以相信净化，正是因为它是人为建构出来的。这也是基督徒和佛教徒或许看法不同的地方——这是差异巨大的地方。佛也这么说过：“你是自己的主人，没有别人是你的主人。”只有你能进行净化，只有你能解脱自己。

*问：那是否可以这么说：如果我不相信业，并且不相信福德、不相信回向，生活就会比较容易——就解脱而言，会比较容易？*

仁波切：如果你是彻底不相信，那么答案是“是的”。但我认为，你连一点点的彻底不相信能力都没有，因为只要有粒粉刺在某处冒出，你就会冲去药房，试图消灭它。所以，很难做到不相信。

这就是我们的上师经常说的：其实最容易做的，就是什么都不相信。那本是最容易的，但现在却不可能了。因为我们已经相信几件事情了，而这正是问题所在。所以还不如彻底、完全地相信。

无论如何，我们人类唯一懂得如何做的，就是相信。不论你是科学家、哲学家，还是政治家，信念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拥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！正是信念造就了文化、传统、数学，造就了一切！这世上唯有信念一物。



必定有一个原因，令你坚决不相信。而你正相信着那个令你信的原因，那也是一种信念。

*问：那我们能否说，相信空性也是一种信念？*

仁波切：很久以前龙树就这么说过了。实际上，佛陀自己也亲口说过：“如果你有如山一般的自我，那没关系。”当然这非常不好，自我是不好的，但佛说这还行，“因为相较于对空性有着芝麻大小的信执，信执空性可是糟糕多了。”

*学生：我不知道其他人如何，但我绝对是被弄糊涂了。看来今天很多人都很困惑。*

仁波切：没关系。因为其实困惑就像是业的色彩和光辉。

*问：仁波切，您会说谈谈强奸犯及其相关的事。如果一个强奸犯侵犯某人，他是否有自由意志，或这是他的业？*

仁波切：这我们已经略微谈过了。某种程度上，自由意志和宿命论都被接受。所以强奸犯是有自由意志的，他拥有完全的掌控能力。当然有，因此我们才能教育孩子不要成为强奸犯。而那也是一种制约（制造外缘）。

我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

我再三说过了，业是个庞大的课题。但有一点很重要，业不是无关紧要的议题，而是非常切身相关的。如果那些华尔街、乌节路、白宫、克里姆林宫、日本国会的人对业有些许的了解，基本上若是他们能够明白因、缘、果，能理解因、缘、果那虚幻的一面，能明白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将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——不仅是现在，甚至会影响到 30、40 年以后——那么世界将会有所不同。

业不是无关紧要的议题，而是人们应该关注的议题。我甚至不是在谈道德层面；我讲的是纯粹科学的因、缘、果，及其如幻的本质。

谢谢大家。